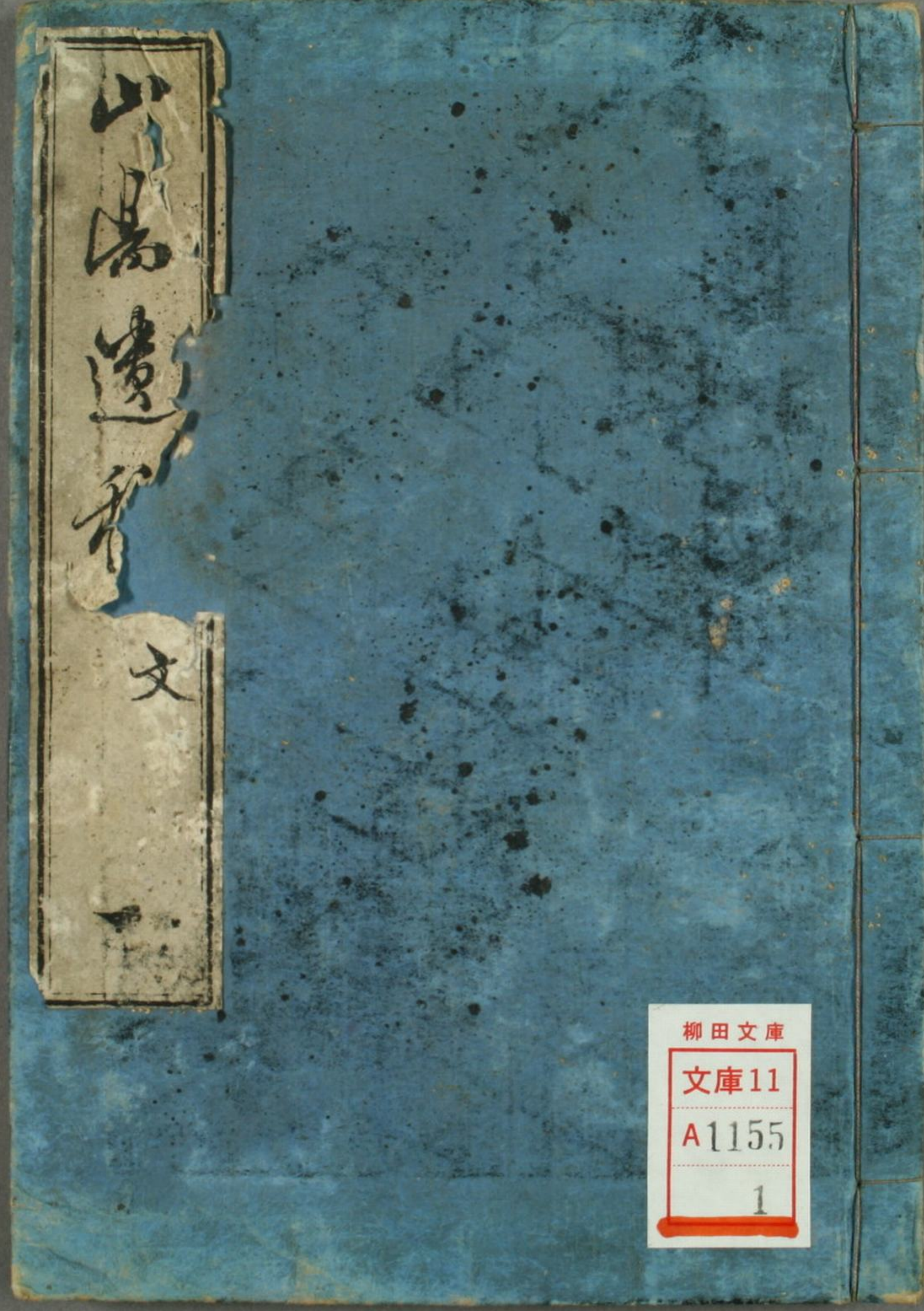




山陽遺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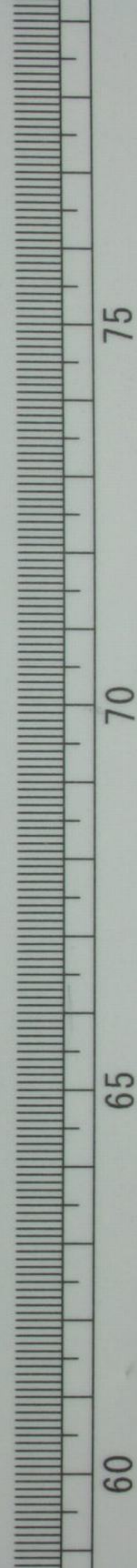
文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155

1



010190524634

明治三年二月重維

文庫 11

A 1155

1

山陽遺稿

文詩
全冊

任君林田恩書樓梓

題山陽遺稿

往時子成備詩多一日酒乃謂
曰大武業也古人云才學識缺
一不可而僕以為後居先吾人
皆稱君以才學僕則曰君後
君之識也子成問其故曰從東
粵者非無志於史學然多詳

於漢而畧於我矣。君乃用全力
於國史。殊矣。懿德使人耳目一
新。不能不傳。痛焉。非是。後起
於人。或子成。欣然。因論。馬曰。士
君子。處世。不可。無識。且。就。先
賢。論之。若。明。于。忠。肅。能。扶。景
泰。擊。也。也。先。回。英。宗。於。絕。域。

大功無匹。乃不相時而退。遂。以
礫。禍。非。藏。不足。耶。且。文。成。則
當。世。字。議。大。神。塔。然。不。量。其
門。人。之。向。蓋。以。不。關。國。事。安
危。而。徒。致。紛。擾。也。非。可。淺。乎。
多。利。害。主。言。以。為。學。者。之。事。
年。矣。然。非。德。行。無。以。進。於。聖。

賢之道矣。兄涉百家而能守
洛閩之平實。亦可謂有識矣。
曰相視而笑。引滿舉觴各言
所欲言而別矣。子成去他已八
年。追懷往事。恍如昨日。
以今思之。所貴乎後者。以其累
古學也。甘人善。子忠肅王。子成

而後識之。余淡之。儀矣。余
別既不能為發明於經術。又
不能為卑。主於行事。子成之
許。亦故者。毋失其法。如年
子成出。舉以馬遷。通事。如
賈隆。然猶有視。飲然。謂聖賢
之道。而生之。此矣。嗚呼。甘於

學與後何如也。頃者母以父將
刻遺詩文若干卷。使余序之。
詩則於其詩抄脫悉之矣。若
文之確偉奇特。則天下今之知
之。其傳不待刻。亦不待為也。
子成著書外史之外。通儀政
紀諸篇。其稿可輯。特其緒

餘耳。然使他人為之。其以某
一義不亦盛乎。昔者羊曇為
病。安所不知。安之後。偶醉過
西河門。其覺慟哭。今睹子成
遺稿。乃何過西州之盛。因書
之。所與為序。不使置之卷
首。

天保五年五月

筱壽彌撰

湯川亨嘉 陽園



節女阿正傳

阿雪傳

百合傳

高山彦九郎傳

古川翁傳

碑

廣邑新墾碑

西大寺新作石門碑

玉堂琴士碑

大塚鳩齋墓碑銘

箕浦東伯墓銘

卷之四

碑

北村孟溟墓碣

小野櫟翁墓碣

廣江殿峯墓碣

渡橋翁墓碣銘

大倉翁墓銘

漆谷翁退筆冢銘

楠部子春墓碣銘

北條子讓墓碣銘

嚴山子文冢銘

卷之五

記

菅公畫像記

登登行芥記

登登泛芥記

黃葉亭記

夢硯樓記

移山亭記

歌聖堂記

挹翠園記

山陽先生遺稿目錄文

卷之一

書

荅古賀溥卿書

荅小野泉藏論詩律書

上菅茶山先生書

荅日野亞相公書

上樂翁公書

卷之二

論

陳平周勃論

七國反漢論

趙廣漢論

東漢政歸臺閣論

荀彧論

鄧艾鍾會論

王猛論

唐太宗論

裴度論

李德裕論

宋論

趙普論

張浚論

大江廣元論

北條氏修禪學論

卷之三

傳

招月亭記

鳩居堂記

松窓記

超然樓記

如斯亭記

上田氏松樹記

卷之六

記

理窟記

桃源石記

小赤壁石記

長古堂記

桐陰茶寮記

竹樓記

涉成園記

鳩雪處記

鏡背輿圖記

卷之七

記

耶馬溪圖卷記

笑社記

象墜記

九霞樓記

無邊風月樓記

簡齋記

鎮海園記

萬象園記

遊聘樓記

石香齋記

卷之八

序

送大原雲卿序

送珉山禪師赴鋪倉序

送大河原世則歸薩序

送小田廷錫序

送山根子慎序

送齋藤坐從父東游序

三國志演義序

古詩韻範序

刻陶說序

土佐日記新解序

卷之九

序

近世叢語序

經典穀名考序

新刻曾茶山詩集序

新刻林和靖詩集序

孫子管闕序

續八大家讀本序

拙堂文話序

如亭遺稿序

官暇漫吟序

梁星嵒西征詩序

卷之十

序

續米庵墨談序

招月亭詩序

紀元畧序

新刊容齋隨筆序

高江村集鈔序

常茶山翁遺稿序

雜著

祭樂翁公文

狗說

捕雀說

鷹說

貓狗說

蠟燭說

羽二重說壽猪飼籍

牧豕文吉名字說

中川祿郎名字說

跋世服夢卷

書子常詩卷

跋獨立真蹟卷

書頤素堂詩鈔後

書新田摘菊池足利令用書

澄泥硯銘爲水映子蘭

卷後

畫像自贊二首

通計百二十一首

山陽先生遺稿目錄

卷之一 丙戌

古今體六十二首

卷之二 丁亥

古今體百五首

卷之三 戊子

古今體六十二首

卷之四 己丑

古今體百七首

卷之五 庚寅

古今體七十六首

卷之六 辛卯

古今體七十八首

卷之七 壬辰

古今體四十首

拾遺

古今體六十六首

通計五百九十六首

附錄

山陽先生行狀

山陽先生遺稿目錄終

山陽遺稿卷之一

書

賴襄子成著

荅古賀溥卿書

襄白溥卿足下、嚮從駕東役、辱問家公、因得相見、又辱賜書、當速奉荅、而因循不果、幸勿見罪、蓋尊大人與家公有兄弟之誼者、誠如貴諭、而足下才識、又襄所夙慕嚮、相見面卒、未盡志意、奉別之後、爽然自失、而公館偷閒、遺書而行、見其意氣懃懇、一見相許、使襄盡言無忌、襄焉敢有所隱伏哉、至揄揚之語、每讀

之愧縮不自容。若是者、襄所不欲聞也。若夫所論儒習之陋、乃古今通患、而此間爲甚。所謂抗傲之氣勝、而兼容之量乏、可謂深見時弊矣。襄嘗原習弊所由、其來遠矣。蓋西土以科第待士、士風雖輕躁、各得行其所學、本邦尚古、亦有選士之科、而中世以降、官視氏族、文儒限職、管右府之大用、當時以爲非常之舉、及至天下用武、唯藤原通憲大江廣元以事業著、其佖寥寥無聞、廣元之爲聽使衛尉也、月輪氏議其非文家進途之例、可以見時情矣。至室町氏而後封建成勢、等限益定、文學之用、非侍讀待問、則通信達志、

與僧道卜祝獻技於人主前而已。慷慨之士、不能一展其手足、則寧放浪江海、跌宕詩酒、一往而不返、否者、故立異言、鼓憾一世、以自快、世之君子、從而攻之、內相搏擊、其衛道之心、不如其好勝之心。適使武人倍吏、傍觀嗤笑、曰、六經爭論之資耳。於天下國家、毫無所益。閒或諮以治道、則其所陳列、往往不量情勢、不酌緩急、而終於不可用。是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足下以爲何如也。方今帥府藩國、竝稱右文、祭酒林公以大有爲之資、主海內學柄、諸老先生、左提右挈、務同道德、以資治化。凡儒臣之信於君相者、一言有補、

澤被生民、誠志士自奮之秋也。溥卿足下以名儒之
胄、在幹事之職、來諭所謂年少才富、何爲而不成、何
求而不得者、僕以爲足下之謂也。異日一洗因襲之
陋、間執天下俗士之口者、非足下而誰乎。近歲邊徼
有警、物情不安、尊藩正膺方面之寄、折衝禦侮、固有
待於文武之才、足下其勉之。襄弱冠、亦有志經世之
學、好談兵、謂功名可唾手取、已而病、故纏牽、客氣盡
消、每思往事、未嘗不汗背。自知質弱才疎、不適世用、
幸以繼家有入、得優游自養、管茶山先生以父執之
故、延襄其鄉塾、使督生徒、將黽勉以酬知己之意、抑

襄年已三十矣、既不能克其家、又不能報其國、每對
書經、自顧忸怩、海內交游之士、謂襄何哉、唯足下亮
察之、足下謬聞襄精於本邦制度史譜之學、欲觀其
所著、襄豈精焉哉、特好之云爾。如來諭所謂四害、襄
身正備之矣、而好之不已、病廢以來、以文墨自遣、最
慕賈生司馬子長所爲、竊欲擬之、嘗讀常藩大典、苦
其浩瀚、又病室所後、載籍紛沓、難得要領、因不自揣、
斷自源平氏、以至於今代、家別紀之、爲外史二十餘
卷、又疏其治亂之繫、制度之畧、兵食刑法之沿革、爲
疑策三十餘篇、自便於觀省、非可視他人者、家公志

在經業裨國觀襄所爲爲空文無用不屑一覽相見之際辱見問及而不敢出者爲此也雖然傾瀉至此此瑣瑣者何必秘爲當竟乞正耳承足下亦有志於筆削而不果夫古人著書出乎不得已事業文章自有重輕足下爲其重者襄也爲其輕者量力從事各得其宜也至勗僕自愛期以了天下未了之事又將爲之解僭妄之嘲則雖襄所不敢當抑何拳拳之至此乎襄雖罷鷺焉不自力顧恐不能副足下之望徒增天下之笑耳唯足下不弃而教誨之襄謹再拜

荅小堊泉藏論詩律書

襄頓首謹復泉藏足下嚮歸自西遊與足下論近體聲律因語在長崎所見聞以謂華音不足學八病不足拘以其在彼已廢歌唱也而強說之者舌官驕人之具耳今來書下問以爲雖舍華音八病而至排比平側猶不得不依舊律夫已廢歌唱而猶株守其律無爲也才力之士別出手眼必有一種無罣礙之詩使僕備論之此疑非足下不能發僕不敢不爲足下竭也蓋言語與世運相推移而聲調亦隨而變焉其間又有不復變者皆出於自然之勢也三百之變爲騷與楚詞騷與楚詞之變爲五七言五七言之變爲

律詩勢也、而五七言馴致於唐、其字句豐約之度、不復變移、律詩至今、其平側排比之法、不復變移、亦勢也、二者發於自然、而成於漸、非由人爲也、何者、五言昉於十九首、蓋係建元以後、雖然、此彼此有屋簌簌方有穀、已似漢人語、如游子悲故鄉五字、出於高祖一時矢口、亦十九首中名句也、七言雖昉於柏梁、然登山臨水、今送將歸、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多一分字耳、其實七言也、至飯牛歌、全然七言矣、是其闢紐漸開、非強之變可知也、律詩之非強變、亦猶五七言也、沈宋創新體、遂爲一代定制、如其因四聲、立八病、徒

設此險艱、以課進士、非後世所可必由、而其平仄相雜、以便喉舌者、出於自然之節奏、非沈宋所能創也、如楊柳依依、雨雪霏霏、四言而協聲矣、鶴鳴于九皋、老馬反爲駒、五言而協聲矣、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則七言而協聲著對矣、漢詩有自協平側者、建安乃似故意協之者、至齊梁五言、則全與唐律無辨焉、而梁陳間七言、亦多類唐人律絕者、如楊柳青青著地垂、四句爲陳人作、使不知而讀之、莫不以爲王建杜牧也、豈非亦所謂闢紐漸開者哉、故彼約長篇爲八句、截八句爲四語、韻必用平聲、而句中

亦連綿平聲以穩順聲勢皆節奏之自然者也李嶠
汾水秋雁一絕梨園奏之至使明皇流涕其舊爲古
風全篇流麗不甚聲牙必斷取廿八字因其平韻協
聲者然後可被弦歌可以見耳然唐以後詩廢而詩
餘興詩餘廢而歌曲出近體不復上然竹葉而不諧
其平側莫以便吟誦譬之和詞萬葉以前田畯紅女
人人能之以其可歌也後世筆絃之詞歲新月更而
所謂和詞獨爲士大夫言志之具然三十一字之節
成於自然不由於此不可以諷風土雖異其勢一也
故詩之有古風猶歌之有長短不齊者也其節奏未

定也節奏已定矣而猶爲之者以馳騁才情耳苟資
諷詠非三十一字不可非近體不可夫宋以後不唱
近體而歌詩餘矣然詩餘之按譜填字比近體更嚴
是知律之嚴所以諧音調故愈諧則愈嚴及其廢也
人不見其諧而苦其嚴是所以生足下之疑也大抵
言語聲調古簡而今繁古疎而今密隨世運之自然
其變勢也其不變亦勢也知其所以可變則知其所
以不可變使天地間本無此律而人忽造之則其傳
必不能如是之久也譬如科舉起於隋而實出於漢
魏考課刑律成於唐而實原於惺何之法其後君相

雖有絕異之才而莫之能易非勢而何勢也者一成而不復可移者也夫以李杜韓蘇之才自我作古何所不可乃不能俯首就休文沈宋之束縛唯有古風一體可以拓裂尺幅縱橫自快而其用韻排句亦有古來傳承之法存焉雖數公必奉以周旋可見此事非才力所能強變也在漢土人且然況在此方用彼之言語以叙我之性情模其聲調於髣髴影響之間不得不依準其一定之矩矱但就其矩矱中必避其病之最可忌者其故設險艱者不必學可也今之詩人或泥其不必可學者而犯其必可避者是爲可

咲耳僕所識舌官稱解聲律者亦不免於此僕是以益知其說之不足信也今且舍其耳而用其目就唐宋明清諸集逐句推驗可以知彼所謂不可變之律別自有在非是之謂也僕所見如此唯足下擇焉

別紙

後書見諭讀竹山翁詩律兆見其以律喻和歌之比爲波和苟然近體不足依準者足下老於和詞者宜有此疑也然揣翁意蓋以此論用韻有今古之別耳非總言詩律也足下不以辭害意而可此書與近時武景文古詩韻範皆考據精確有大功於藝園者不

可不讀足下讀二書而知詩之不可無法讀僕之論而知法之出於自然則思過半矣

又

僕得明問已竭盡其愚而恐有罅漏又周諏兩都諸友獲此數篇皆係稿本塗抹狼藉故淨錄爲一冊併往參而觀之足以相發也如其判徒詩樂府爲二與愚見微異如家父作誦吉甫作誦是主誦不主歌所謂專敘述者似可謂之徒詩矣然左氏衛侯使師曹爲孫蒯歌巧言之卒章遂誦之則詩可誦可歌不必區別也漢鏡歌鼓吹似取民間詩非別製之故其中

多與十九首相出入者魏人歌行亦與他雜別應酬之作體裁不異唐製五七言律新翻度曲皆取於此既而截律之半以便歌唱如涼州伊州陽關柳枝皆是於是專以短律爲樂章如王昌齡李益每作一詩伶工爭購一樹春風萬萬絲爲樂天遣妾時所口占而樂工奏之天子前皆近體徒詩也時以其篇章婉約音節清脆故被之絃歌非別有一種樂府也至如李杜歌行長篇學魏武薤露萬里之意因古名而出新裁盤硬排疊肆已所欲言非上之絲竹者徐師曾蓋視此等以爲有詩無聲之歌不知作者始無意於

聲也。至李之短律、無不可歌者、不獨清平調、而後人詩餘、取此入譜焉耳。及宋後長短句盛行、雖絕句亦不復唱歌矣。故樂府律詩詩餘、皆一物之盛衰變化者、不可歧爲兩派也。至於今日、一齊皆爲可誦不可歌者矣。要之、詩本永言、押韻協聲、婉言而不直敘、故誦而不歌、亦可以陶寫性情、自娛娛人。歌行近體、無施不可、而近體、竟是詩本色、就近體中、七言斷句、又其節奏大定、長短合度者、王漁洋以五七言截句爲唐樂府、以僕觀之、似七言居多。今人寫情敘景、亦用廿八字而有餘、不必抽黃對白、拈斷髮鬚、然後謂之

詩也。至於填詞、雖華人、苦其拘、不作可也。

又

音節諧否、不待華音者、本書已言之矣。更有一證、試取明清人評古詩者覽之、曰某篇有調者、我亦覺其有調、曰某字不響者、我亦覺其不響、如袁倉山論群山萬壑赴荆門、不可改群爲千、誦而味之、信然、非意有異同、所爭音節而已。是故詩之驚心動魄、總在誦誦之際、不必待細繹其義、而涕已墜之、是知聲音之道、和漢無大異也。假令浮切不差、如譯家所言、而歌以華音、聞以邦耳、是亦爰居鐘鼓、何感情之有、或者

射的之喻、似未察于此者、况唐宋矩矱、歷歷可按、我之詩學、未至茫昧如此乎

上管茶山先生

賴襄謹再拜、白管先生座下、日承尊諭、藩議欲襄就官、待以好爵重俸、襄朽廢人也、而蒙收錄焉、不可不謂之知己者也、覆而考之、不知襄者矣、襄唯不欲仕也、是以在此、使襄欲仕、則有父母之邦在、邦君仁恕、捐舍細故、加之推輓、有人、則使襄欲仕乎、脩飾身言、顧慮毀譽、凡可以干祿者、何不爲也、夫父母之邦、義所當仕、不得謂不欲之也、而有所不能焉、襄天質多

病、踈放爲習、不能整衣裳、不能久坐、不能屈伸、不能時起臥、不能從而入、從而出、至路阻囁嚅爲不情之言、以相應答、尤所不能也、饒令少忍或不異恆人、久忍之、則結畜其氣、無所發洩、必喪心病狂、身家兩敗、而無益於國、是亦何取於仕也、天下之士、誰不被其國恩、若襄則可謂最重其襄之家、非有先登斬首之功也、非有積日累歲之勞也、及家翁之身、遭遇右文、起布衣、上朝班、遂至泰師範之任、撫存待遇、無所不至、襄常見其感激思報、蹇蹇不解、爲襄者、安可不竭力致身以繼其志哉、抑人各有能、有不能、自量所能、

要之秋終雖身之不列於朝或足以圖尺寸之報是
襄所以燕息度年也今乃顧通籍委贄於他邦是胡
爲哉使襄禽獸則可苟亦人也則何心處之亦何面
目以見天下之人乎襄之出國已誓於心雖百喙交
說斷斷乎不遷其不知襄者亦曰彼不欲事於小也
襄特以其義耳義已不可爲使有賀薩來聘不就也
況其有所不能乎有養鶴者於此憐其病而不能蹠
蹠也開籠放之羽翮摧殘飲於潦啄於藻或者欲收
諸彩籠飼以稻粱而鶴不願也出籠入籠彼烏願乎
使宦甘於籠則何必辭故主辭故主以往凌雲洲霄
皆其賜也今襄亦將全其賜焉至議使襄姑捨其然
則不獨不知襄乃不知先生所以畜襄之意也果然
何以自稱於士林哉夫人以好來襄不以好報必大
傷其意先生愛人憐才量如江海必不怒於盡言是
以冒昧至此唯先生恕亮之襄謹白

答日野亞相公書

布衣賴某謹再拜奉復日野亞相公閣下一再辱手
書懇諭觀覽讀之數四銘肝刻骨蒙諭近與襄同進
者群効襄侍宴被服欠禮攜酒挈童爲倖傲不敬閣
下論其所從來已久不必相尤而訴之不已謂閣下

雖客之、左右執事、必有糾責、所以去職之會、拔隊特
召襄、襄當時不知其由、頗怪之、今因尊諭、乃知之耳、
夫襄之所為、誠倨矣、然蒙閣下之包容、以至今日、閣
下不咎、而憐輩不容、甚可異也、襄於是獨還避之、可
也、何必嘵嘵與較短長哉、雖然、承閣下之多方縫綬、
初心所存、不敢不盡之於閣下也、襄倍隸之餘耳、叨
侍播紳、已極忝竊、惟思恃眷為此倨肆、豈不自知其
罪、而所以不顧者、抑有由矣、襄受恩舊藩、義當委質
致身、而少小多病、有所不耐、且天資疎狂、不能從物
俯仰、得脫羈縛、放浪自適、喜平安山水幽秀、其大士

總非仕途人、乃樂居之、託跡市陌、杜門戢影、除看竹
尋花之外、未嘗與人相往來、自念既已不仕、父母之
邦、敢折腰於他人、不獨不仕、誓不蹈王公之門、何則
蹈王公之門、不可不穿仕者之服、執仕者之礼、是性
所不能、苟能之矣、謂父母邦何哉、不圖閣下謬聞虛
名、辱見延招、則之賓客之列、愧懼交集、欲辭謝不就、
側聞閣下風流宏裕、忘貴下士、憐才容物、非世王公
之比也、故陳野人不習礼節、如許野服出入、如其平
生、則不敢不奉命、又請賜予之際、無類臣礼者、前後
並蒙許允、於是敢進、爾來頻奉聲歎、得侍觴咏、果信

人言之不虛、而時顧視同輩、皆衣服儼然、濟蹕進退、而襄獨頽放、言笑自如、歲時賜物、衆皆造門致謝、而襄不肖、常恐致左右側目竊罵、然知閣下諒其野性、以度外待之也、所以恃焉不顧、所謂人見朱門、吾如蓬蒿者、閣下不唯容而不咎、眷顧歲加、屢辱知己之言、撫躬感激、以爲難獲之遇、思所以報之、以爲身無寸長可圖裨補、獨有全吾不諂之節、以成其不驕之德、傳之後代、以爲美談、或有畫日野公夜宴圖者、滿堂衣冠中、有亂頭粗服、攜瓢挈童、昂眉談笑者、豈不可觀、區區之心、不爲同儕所察、乃有今日之議、夫欲

使襄勉強修飾、擎蹕曲拳於閣下之前乎、擎蹕曲拳、世不乏其人、有一人焉、而不擎蹕曲拳、在閣下何所損乎、枉而行之、非必難事、獨惜閣下之容物不終、而襄之直已、有缺、一舉兩傷、何以報德、雖勉一時、不能常然、則適足以重罪、是襄所以終不肖、非敢文過遂非也、且因人言、每每變節、將何所不至、閣下又爲用此無特操之士耶、夫閣下與襄等、爲文字飲、結布衣之歡、非講禮法也、不然、以無位無爵之匹夫、與天子之輔相、促膝飲酒、礼乎、此輩所云云、何異於放飯流啜、而問無益、决哉、假設閣下在朝廷、天下之將帥

藩鎮有_二禮際不_二孫者_一而閣下降_二屈之_一則雖襄也將獻
出位之言焉今一布衣鯨生之失_二禮_一何有於閣下而
掛_二之於齒牙乎_一況閣下未嘗以襄爲失_二禮也_一而此輩
乃尤之豈謂其傲同列乎簡_二弃_一禮法野情相待文士
常態皆謂之傲乎且凡所謂傲者有所挾也襄文章
詞藝無_二一可_一挾假使有_二之乎_一襄亦嘗讀書粗知輕重
其持彫蟲之末技以爲可以傲人襄雖罪_二鴛_一未如是
之淺躁也或以爲閣下曲庇於襄而襄矜其殊遇乎
則不唯不知閣下待士之意挾恩凌物奴隸常情耳
曾謂士人而爲此乎抑朋友之誼見其可議何不面

加箴規而必陰譏彈之且熟視至今乃爲此言皆襄
所不解也襄野人本無求於王公特感閣下之知遇
鞭蠲策情周旋至今今乃如此則閑雲野鶴何天不
飛何必勉已所不能俯學都人士之爲爲天下高人
所鄙笑哉又無辭以謝於父母之邦也獨依戀於恩
眷念遭逢之難再是以不能決然引去唯閣下裁之
襄謹再拜

上樂翁公書

布衣賴襄謹再拜白少將樂翁公閣下襄嘗讀宋蘇
轍上韓魏公書愛之以爲自昔進言於當世王侯者

大抵有求而自售、識者所醜。獨轍偉魏公人物、比之名山大川、欲接其言貌、以養已作文之氣。言雖近狂、其澹泊無求、可知也。雖然、魏公是時猶當路秉權、人將疑轍之有求焉。問下今代之魏公也、而勇退高蹈、久處閑地、使襄學轍所爲、可以無嫌矣。特資賤懸絕、不啻如轍於魏公、則徒仰而心嚮之而已。今茲尊嫡君侯膺幕命入朝謝大拜之恩、襄伏在

草莽側聞盛事、而不圖郊吏帶問下之命來就襄家、取所著私史欲賜覽觀、礼意殷勤、愧悚交至。夫襄不敢求於閣下、而閣下求於襄、襄之榮大矣。復何所嫌

而辭避乎。雖未接聲、效聞其詞、命亦可以自壯。於是忘其蕪穢、出以納下執事。又敢有所瀆告、轍書稱史遷文有奇氣、他日自作古史、則論遷之疎畧、輕信淺陋、無識夫遷官太史、總領天下文籍、猶不免疎畧之譏。況如襄以寒陋一書生、獨力罔羅古今、其不自揣而招大方嗤笑、必也。然少小嗜讀國乘、每病常藩史之浩穰、入恨其有關至近代之事、與夫

隆治之

所由、非無先輩撰著、又未有晰其端緒、綜各家終始者。於是私做遷史世家、而加詳備、斷自源平氏。至於今代、間以中興諸將及割據群雄關係治亂者、家別

紀之或錯而合之、要覽其成敗盛衰之狀、與臣屬謀戰忠邪之跡、取其大體最明確者、若夫博引旁搜、辨拆錯繇、世自有其人、以爲非襄輦所及也、至其義例、蓋亦有貽淺陋之朝者、事繁一姓之下、而不有統紀以總之、列將家而難以雄長、舉今代而稱謂論說、如大軍蒙者、是自有說焉、夫右族迭興、甲起亡仆、以成海宇之沿革、而事不必關於王室者、我中世以還之國勢也、故依實創體、以形世變、而其中貫以帝系年號、以表條理、至大義所繫、必用特書、雖則權豪於元帥、隨成敗次第、而因署題以

見總屬、而載之事實、名分截然、讀者自能見之、至若今代稱謂、則謹據奕葉名爵、天下公行之稱、名實輕重、按跡可知、不敢私擬名號、以黷今代、而昧後世耳目、閱首至尾、睹其得失之相形、明其分裂統合之所漸、則今日無前之功德、有不待言者、又不取喋喋頌贊、使人疑其諛與溢、自謂敬之至也、凡是襄區區撰述之本意、不可不爲閣下一言之、野人朴直、以所謂無求之心著書、取其簡約、自便省覽、始非謀公之世也、所以引据剪裁、皆成一家私衷之體、至寫錄體貌、又一倣古史、不冒學軌近之文、每是以枯

据二十餘年、藏之篋笥、未嘗示人、今乃得閣下之寓
目、以取信於天下後世、真意外之幸也、襄雖無求於
今日、而不無求於千百歲、非經大賢之鑒識、不足以
保其傳也、然苟得流傳、不別今與後、其損益於世道
人心、尤不可不加謹、襄也病羸、不能効力父母之邦、
况敢望有益於世、然生遭此極盛之運、以其庸陋之
筆墨、裨補萬一焉、則不負為太平之民也、蘇轍謂魏
公苟以為可赦而赦之、則幸矣、閣下其亦有以赦襄
焉、冒瀆尊嚴、惶惧無已

山陽遺稿卷之二 畢

山陽遺稿卷之二

賴襄 子成著

論

陳平周勃論

世皆稱陳平周勃誅諸呂、安劉氏、漢之為漢、二人之功也、
余以為不然、誅諸呂、安劉氏者、由於齊王與灌嬰也、非平
勃之功也、何哉、齊王起兵入討呂氏、平勃等議以灌嬰為
將伐之、而嬰與齊連和、夫齊號為強藩、所謂東西秦也、王
舉其全國、聲諸呂之罪、雖其心未必在於安漢、而義聲足
以振動朝廷、朝廷盡見兵附之嬰之手、所恃以距齊者、獨

一灌嬰而嬰乃連兵於外、西嚮其鋒、當是之時、天下之勢、
內不勝其外、雖三尺童子、知內之必有變也、於是平勃乃
洶洶然謀助劉夷、呂之計、而平猶遲疑、使勃試之、勃又假
朱虛之力、纔能成事耳、向使齊王不舉事、舉事而灌嬰不
與之和、進擊而克、則彼平勃者、將晏然遂相諸呂、不敢奮
而誅之也、何以知之、初呂后之欲王諸呂也、謀於平勃等、
夫以后之悍、欲封則封、而必問之者、豈非恐天下之議已
哉、平勃佐高帝、定天下、天下所望以為重也、誠使同辭抗
之、如王陵所對、則后未必肆然行其志也、唯其阿諛順旨、
逢迎其惡、故后得以號於天下、曰平勃亦可此議矣、呂氏

之得權、非平勃成之、而何年、其後又聽辟驪乳臭之言、使
呂氏將南北軍、則真授寇兵、附盜鑰者矣、由此言之、平勃
者、可謂助諸呂、危劉氏者也、罪不容於誅矣、其免誅者、幸
也、彼無他、其更事多、變詐無恥、務避就一己禍福、而至於
人之家國安否、繫乎不經於心、其欺呂錄入北軍、倉卒決
計、皆迫於齊王灌嬰不得已而然耳、非出其本心也、夫以
當時之勢、雖無平勃、呂氏不得不伏誅、呂氏伏誅、則高帝
子孫不得不承統、是必然而無疑者、焉而平勃每有德色
於文帝、豈非所謂盜天之功者哉、使文帝按實責情、討其
前罪、則二人將何以對之、吾故曰、平勃者、助諸呂、危劉氏

而幸免於誅者也

七國反漢論

封建之於天下利害相半、要制其勢如何而已、七國反漢、以誅晁錯為名、漢誅錯謝之、是七國為政而漢聽之也、甚矣諸侯之難制也、自言言封建之害者、莫不舉此為證、余獨謂封建之利、因此而可見已、當呂氏之危漢、漢之將相大臣、如周勃、陳平、皆嬖阿附和、莫敢支吾、至齊王起兵入討、遣灌嬰將重兵防之、而嬰與齊連和、於是平勃始聲義誅產、祿、產、祿之誅、非成於平勃也、由於齊王也、齊王以誅呂氏為名、其實未必然、七國之以誅錯為名、其跡雖異、其勢一也、夫制天下之勢者、使其內外相維、本末相制、然後

天下無傾覆搖動之患。漢之中葉以前，朝無權姦者，以諸侯鎮壓其外也。是封建之利也。獨恨其本末不相稱，故貽此禍害耳。高帝百戰有天下，欲傳之子孫，而子姪衆多，愛有所分。於是剖裂而封之，猶暴富之民分產諸子，而不知強其本。宗文帝入紹大統，而諸藩王皆有比肩接踵之心，動至驕傲不法。而漢不得不削之，削之輒反。莫足怪者，其禍出於高帝之制勢不盡善耳。不得曰封建之害如此也。七國反之後，漢之君臣徒知諸侯之為害，而務削弱之。末日以太輕，本日以太重。是以王氏擅權於內，而天下莫復起而爭之者。當是時，使有外藩如齊趙吳楚，則必起兵內向，以誅王氏為名，以破其膽。何姦之敢為哉！唯其無強諸侯，是以坐移漢祚如此之易。猶家無支黨，而狡奴黠僕無所顧忌，是亦不善制勢之過也。嗚呼！是豈獨西漢而已哉！吾恐後世有不察於勢，而徒防其害，以削弱之為得計者也。故論之。

趙廣漢論

漢宣之朝以能吏稱者莫若趙廣漢而以微罪誅死世皆為漢惜之余獨以為廣漢之死不足惜適可為漢賀耳夫廣漢者所謂微以為知訐以為直者也初諂事霍光光死則伺知帝忌霍氏乃故索其家私酷破器斬關以致達帝聽而帝善之是廣漢所以受知也及其以私怨殺榮畜為魏相所案則探相陰事欲以迫脅之突入相府捕鞠奴婢而帝惡之是廣漢所以受戮也故廣漢始以微與訐起身亦終以此敗帝之惡之可謂知所惡矣始之善之則過矣帝何不思彼向事光者何以忽如此思而得之洞知其反

覆險狙之情則將深惡而黜遠之豈待榮畜事哉且夫廣
漢所稱為能者不過曰設術使豪民相仇怨為鉤距發姦
擿伏如神而已是出於微與許之餘奚足貴哉漢自武帝
文網深密吏民彫弊宣帝稍知變之然不免為聰察慘刻
之君而廣漢又以其微與受其害之廣漢之受知非社稷生
靈之福也其敗且死豈不可為漢賀哉夫廣漢以其微與
許陷人於機械術數之中以此治民則為鉤距擿發以此
事上則為斬關突門揣摩人主之意苟得其當則擊斷而
不顧豈亦非治世能臣亂世姦雄也以宣帝之明而猶不
能不一墮其彀使其不死而事元成庸暗之朝將無所不
至矣吾故曰廣漢之死可為漢賀不足惜也

東漢政歸臺閣論

東漢不任三公而歸政於臺閣論者非之余以為論者非也夫天下有權有勢權之所在天下趨之勢之所在天下畏之以天下之所畏而兼天下之所趨唯人君為然非人君也而并權與勢是僭亂所由生也西漢之初韓信黥布之徒皆據土地擁甲兵其力可畏高帝不敢任之以權是也然蕭曹絳灌其功勳太高位望太隆而更居柄要之地其不致變幸也而君臣之際常有猜忌之心武帝以後乃以大將軍錄尚書事則兼丞相大尉之權而勢力什倍之降至元成又以外戚充之終以成王莽之篡豈非權勢併

授之弊歟光武蓋有見於此故開國之臣建勲於謀策戰
鬪閒者天下已定則舉東之高閣崇其位厚其祿而不任
以權柄獨置尚書以典出納如曰史事叢脞不足以累君
輩名優禮之而實防之亂也向使光武柄用雲臺諸臣饒
令無韓彭趙臨之禍安保不有鄧絳下獄之患哉則光武
之收政於臺閣不獨以防君柄之下移亦所以保全人臣
其貽孫謀可謂深矣而非之者以為三公備員朝無重臣
故致外戚宦官之專橫夫光武不欲委政功臣況月委之
外戚也尚書自有令亦無事於宦官也使東漢諸帝深考
祖法而謹守之彼二患者奚從而生哉唯其不謹守之而

顧倣西京之弊習使竇梁諸姓以將軍典省務權勢並隆
殆逼人主而莫以制之則不得不賴中官以圖之而中官
之權遂由此重以至覆亡而不救莫足怪者然當是時苟
能移其所以親信中官者以任尚書則亦足以制外戚矣
何者有權而無勢者每憑人主為重在人主所嚮如何耳
張陵為尚書梁冀帶劍入省陵叱出敕虎賁羽林奪劍劾
奏冀詣廷尉論罪尚書之權足以制大將軍之勢也如此
使桓帝因此遂誅冀易如孤豚腐鼠何待超璜輩哉嗚呼
是光武之謀也

荀彧論

董昭等與列侯諸將議丞相操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不悅及擊吳請彧勞軍彧疾留壽春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乃飲藥而死

賴子以彧之為此言為不可曉也彼曹操者何如人哉當天下無事之時人已以姦雄目之以彧之才參其帷幄二十餘年寧有不知其心志所注彧能料敵於千里顧不能料交滕之人乎望操以忠誠退讓是望殺人劫財者以仁義也彧必不如此之迂矣既而得其說曰是彧所以深贊

操詐術也、或意蓋以為曹氏所以能至此者、以挾天子、令其業垂成、而四方未服、乃驟見僭跡、則人心不悅、群雄得以籍口、非計之宜也、故當會議之際、公言撓之、使人謂己與操素所謀如此、以為操文其姦、而所謂退讓之實者、則微言喻操也、夫昭等所勸者、天下之名也、而或所規者、天下之實也、九州而有其六、小大之政、莫不已出、九錫備物、於我何有哉、取僭踰之空名、而遺退讓之實利、操之不能全服天下、實出於此、是或之所惜、而不能不言也、然則操何為殺或、不察其意、而以為撓已事乎、曰、非也、徒忌其才耳、操雖雄猜、豈不知或之助已、而忌之何哉、是猶盜必有

黨以濟事、事將濟、而利有所分、則必忌之、黨之密者、被忌愈甚、吾深謀秘計、彼莫不知、而彼之所算、每出吾所不及、他日烏保其不圖我、圖人者、疑人圖已、其情然也、且操家本出官豎、故惡有門望者、楊氏孔氏皆以此被除、況或先世台司、閱閱之隆、出楊孔右、操之收用、不得不以令僕待之、而覺其勢之漸逼已也、其智過之、而其勢逼之、是或所以為操殺也、而後之君子、不深究其情、或以為蓋飽節、或以為節過管仲、道似伯夷、噫、盜賊為同類所斃、而得比於伯夷、吾不可以不辨、

鄧艾鍾會論

嘉雄之篡國不可徒然而濟也自建非常之功以大馘天下之心而取天下可忌可畏之人因事誅鋤之使人不能覺其際然後舉國內唯其所欲為今天黠僕狡奴奪主家之產必先有所樹立又驅逐其同僚之難制者宣於鄰里曰某有某罪某有某姦聞者不察以為實然則過矣吾讀史至鄧艾鍾會之事未嘗不疑其跡也夫自古功臣謀反而誅者如韓信彭越之類不為少矣然功成而數年乃至於不免其心跡可推而知也今也艾會克敵降旗僅出而檻車在後版籍未閱而城門夜驚是其際必有故矣而史

官晉人也一切以反書之豈可遽信哉且使艾會有異謀則當其握兵出外之日將養寇以內向何以冒萬死踰絕險以犯不可必之敵哉艾之被誣史亦言之則不必辯可也至如會智畧絕人使其舉事亦必不如此之疎淺也余嘗考其時情參之我國事然後知此二子者皆陷司馬昭術中而不自知也我北條氏之竊源氏權也使其巨族大姓豪傑難制者自相攻討屠滅漸盡而後徐起而收之彼司馬氏亦如是而已前年戮王凌今年屠諸葛誕其可畏者猶有艾會故因擊蜀之事族會除艾又令亂兵殺會因誣以有異圖而人莫之或詰當時朝野蓋頗有窺其謀者

而憚司馬氏故不敢明言耳吾獨怪彼後世之讀史者莫察其姦也抑昭之將篡魏雖路人知之以艾會之智豈有不知而會又嘗參其密謀今竝受命擊寇是非助曹氏者也然而為昭所忌者何哉無他謂其智術之可畏而意望之難測也會之誣艾衛瓘與焉而會敗瓘免蓋同受昭意而瓘更受密旨先圖艾而後及會也然則司馬氏何故先使二子取蜀乎曰自建非常之功以大厭天下之心耳夫魏有功於漢而篡漢晉無功於魏而竊魏則恐天下之議已也獨顧魏未能取吳蜀魏之所不能取而我取之我之伐魏天下其誰曰不可而非二子莫可使者彼二子者乃

盡心竭力爭效鷹犬之用以成其篡奪之勢而繼之以死亦可哀矣曰王濬杜預取吳而全者如何曰其為人非如二子之可畏也且晉既篡魏其事濟矣復何有所忌於天下哉

王猛論

王猛臨終戒符堅晉正朔相承不可圖鮮卑西羗吾仇敵可漸除之符堅不聽大敗於淮淝而終死於垂葢之手世皆服猛言如著龜而惜堅之不聽賴子曰堅之不聽猛言有由來矣而猛所以言於堅適足以激其伐晉之意也慕容垂之降秦也猛勸堅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平四海奈何殺之以為冠軍後猛伐燕請垂子自隨誑奔燕軍誣之以叛垂懼出走為堅所留而止夫猛雖有長才而將畧遠不及垂垂之得寵猛之所不悅故百方傾之而堅不從堅委任於猛所言皆聽與猛異見者雖勲舊輒斬之而

至於爭垂事則褒如充耳是非知其相妬哉吾觀堅拒猛之言知猛之言不入堅心也堅志在乎四海而猛曰晉不可圖堅收攬英雄而猛曰鮮卑西羗可除所謂宜除者寧莫如垂堅聞猛言以為亦出於妬心故不經意耳是以伐晉之舉符融再述猛言而竟不聽誰知其所由不聽有如此哉且猛不詳言晉所以不可伐而徒曰正朔相承堅心必曰猛以吾氏種不如司馬氏歟是猛言適觸堅所忌豈不激其意而速其禍也夫晉非不可伐但不得伐之之術耳夫圖數百歲不拔之國而徒欲以聲勢覆壓之一舉而不中情見勢竭百敗從起不足怪已堅之大舉蓋八千萬

人矣分為八軍以垂養諸將將之更休迭出或擣川荆或擣江淮使彼疲奔命晉雖輯睦八受十萬人寇有不下屈乞降者乎馭英雄如養猛獸驚鳥苟有以用其爪牙而達其搏攫則彼何暇內顧反噬哉使堅得其術以伐晉則雖垂輩之桀黠將爭効其力何必仇視而剪除之為猛之策不出於此而徒為愛憎之言何足以動堅之心哉

唐太宗論

英雄之主必有術以攬天下之心者非常慮之所能測也夫得天下與否何所決哉天下之心聚於我則我得天下散而之他則失之而已通微則聚壅塞則散必然之勢也夫人主以一人馭天下其勢可謂危矣所恃者天下智勇之士莫不以功名富貴為心而皆欲因我以得之我使其鬱滯抑塞難於自通則天下誰注心於我者決其壅夷其塗使人人輒効謀展力於我以其所欲然後我可以安居其勢唐太宗即位之初首聽百官陳治道中外大悅又日引將卒習射於顯德殿群臣多諫皆不聽曰四海一家

何於宿衛更加猜忌由是人思自厲悉為精銳論者美其求言而至於習射則陋之以為以天子為有司事近卒伍於殿廷舍教化而急於射嗚呼是未知太宗之意也余以為求言習射同一術耳求言不獨補政而習射不獨備戰何以言之太宗雖功伐蓋世而李氏代隋為日猶淺且已以藩王一旦爭而獲位文武士民其心渙散未必一也是以設術以收攬之夫百官駸矣而人人得進言其中亦必有下賤不可近者矣而不敢阻絕之何獨於士卒怪其親近之哉唯然故天下之心翕然聚於太宗不難攀附此人以成吾事上下之情流通貫徹莫之或間而太宗之天下

定矣彼中外大悅與人思自厲其心一也嘗為太宗所鼓舞而不自知也不然太宗何以求言而獨不聽此諫論者所言乃常談耳曷足與論英雄之術哉吾嘗因是考之凡治亂興衰所關蓋在於此衰世之君每尊嚴自養曰吾人主也不可親有司之事其有司又各殊其途文臣賤武事不以經其意而將帥士卒結黨於外無親上之心仰瞻殿廷如在天上有畢生不識人主之面者天下無事則已苟有事相率為其所欲為莫肯來救我急而天下為他人之有往往而然即以唐言之天寶以降是已使唐之子孫皆能如太宗所為則何患府兵之廢缺何患方鎮之跋扈何

患左右神策軍之擅威福也當時群臣不察於此其所諫
必曰以萬衆近徒虜何不自防夫憲宗在深宮中為閹堅
所刃而六軍諸衛莫敢誰何豈非上下之心不交禍乃至
於此歟然後知太宗之不自防乃其所以大防也

裴度論

負天下之望者任天下之責有天下之權者恤天下之患
不恤其患不任其責何取於權與望也今夫人家僮僕各
恪一役可也至於家宰則一家之事無所不恤豪長者屬
閭里之望者闔鄉之責自任不辭勢宜然也彼大臣替宿
與國共休戚者其義豈異於此哉唐裴度為憲宗所任用
以宰相兼武功史稱其威名遠達四夷以身係國輕重如
郭子儀者二十餘年夫子儀之望重矣而其中書令特爵
秩耳非有其權也至於度出握兵要入執政柄及老且衰
猶平章軍國重事其在外能訴穆宗寵臣不便已者黜之

可謂有權矣。以敬宗之昏頑，猶知厚待之，不聽眾諫而獨納其言，可謂有望矣。是其上下屬心責萃一身，天下絲毫之患，且在其所可恤，而其所相天子，兩為宜者所弑，而君不聽知，何哉？夫宦者之勢，蟠結歲久，非可驟圖。然顧圖之之人如何而已。劉從諫一疎，遽藩帥之無望者也。當中尉極盛之時，猶能抗表其罪，欲清君側，使其震懼自戢。天子倚以自強，況於度乎？憲宗英威在人，而宦者之勢未太盛也。一旦禍起肘腋，而賊之主名中外共知，當是時，度權兼將相，天下猛將精兵，繫係其部屬，苟開其口，一呼可集。獮誅奴輩，為先帝復仇，勢易於薰鼠。度何憚而不為之？豈其

威能達四夷，而不能行於宮掖邪？至宦者重行執逆，肆為廢立，則罪惡貫盈，天下所切齒，而其勢未至。如甘露變後也，而度為冢宰，率群臣見新天子，蓋王守澄引此以貼服衆心也。度又何以此時大會百僚窮治中官積罪，以度之威望出以速斷，使如疾雷不及掩耳，亦可以不動聲色而除唐室之大患，乃甘為閹豎所賣，抗顏立位，居之不疑。弑天子則聽其弑之，立天子則聽其立之，彼以身係國輕重者，固如是邪？曰：度蓋蒞時也，時熟若此二者哉？此而不知衆復將何蒞乎？且蒞時不至，何不去其位，不去其位，不任其責，數誤機會，優游不斷，與庸人無以異也。是知前者

所以能樹功成名時倚於憲宗之明決憲宗在焉雖無變足以濟事則度可謂盜名者矣吾見度之威望適足以資官者而重其勢而已歷相四帝泛然中立其異於王祥馮道者幾希世益震於其名故莫之敢議耳且夫文宗非有志之主哉雖為官者所立常圖誅之以雪列帝之耻彼察其心曷嘗一日忘之而未得其輔纔得訓注輩猶且與謀至一敗而不振夫使人主獨憂其患於邑歎息至於矢折而為大臣者愬焉傍觀不為一輸其心力是劉蕡所以發憤極言也夫以天下莫大之禍社稷宗廟安危之所係而恤之者出於布衣為度者可以少愧矣及蕡下第物論囂然諫官御史欲論奏之而執政抑之所謂執政非度也歟嗚呼度也不畏淮蔡淄青百萬強敵顧畏薰腐奴僕者果何故乎蕡策有言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痛社稷之危哀生民之困不忍姑息畏忌竊陸下一命之寵夫蕡不忍竊一命之寵而裴度者忍竊宰相之權者也

李德裕論

善爲天下者不用己之力以治人而用人之力以治人夫
治人而必用己力己力已竭而人未治則己將屈而從人
人之不治也益甚焉夫天下之強梗而難治者譬之蟠根
錯節欲必斫而鋤之以致平夷雖有利器不容不鈍且缺
折是以功成而費倍唐之於藩鎮是已唐自肅代河朔趙
魏號爲難制德宗初年銳意削平命將出兵期於必克而
天下不堪其勞是以敎成奉天之變一蹶不振而姑息之
政甚於前代至於憲宗任用裴度養財鍊兵以經營兩河
舉十六州之兵閱四歲之久纔能克一吳元濟而天下之

力已屈矣及幽鎮之叛以烏重胤李光顏之將材用十五萬衆而不能克萬餘之寇雖由撫御失宜抑亦用力太過不可再舉之驗也是以不能不撫納叛將授以節鉞情見形露適足以損國威而張寇勢是豈非特知用己力而不知用人力故也哉李德裕蓋有見於此故於澤潞之叛也不肯復出唐軍李之河朔三鎮攻之發一介之使齎數尺之紙使強藩重鎮爭奉頤指終能成其功而天下晏然視彼裴度躬蹢行陣勞擾海內而不能全其勝者其於為天下孰巧孰拙世謂德裕不及度吾不信也夫度之所克淮蔡而已淄青而已至於德裕不獨能平澤潞又能服三鎮

是併服四國也蓋藩鎮之患患在不奉唐令一日奉令是唐臣也何必勞師費財盡取其地而後為功哉即能成功所得不償所失安在其為功也秦之於六國不必出兵務離其交而鬪之而已唐都關中俯制兩河亦秦之勢也而德裕所用秦之策也誘之以利害禁之以形勢奔走天下之姦雄豪傑使其自相噬攫以為我効力而我袖手徐觀其成敗成則我有其功敗則彼受其弊非熟天下之勢者其誰能辨此且夫天下之勢各有其時也創業者不思用力而守成者否譬如少壯之人而獲疾宜攻擊而去之至衰老而有沈痼攻之徒損元氣而無益於疾善醫者存疾

以攻疾、疾為元氣所使、而不能為害、彼德裕者、善於醫國者也、使武宗不夭、德裕得盡施其術、則唐室之疾、不患不全去矣、而論者或以其樹朋黨、譏之、德裕引其所知、才能以益社稷而已、亦猶醫之於藥、各有所慣用、或喜烏附、或偏參苓、苟利於疾、斯可矣、何嫌私是藥哉、譏德裕是譏醫之私於藥者也、

宋論

所以得天下、所以失天下也、天下之患、每基於創業之世、當其盛時、習而不察、及其偏重固滯、而乘以衰弛之會、則潰裂而不可救、自古英雄之君、與其謀臣策士、日夜計議、求所以制服當時、而擁護子孫、必有最大焉者、用能籠絡天下、歸之一家、而後世之禍、每由此出、漢之大計、在抑將相之權、而漢之禍、起於大臣力微、唐之大計、在倚重鎮、壓服四外、而唐之亂、由於將帥勢強、論者以為禍患生於所忽、而不知其生於所不忽也、故興一代之利者、此計也、貽一代之害者、亦此計也、譬若人用藥防病、病微者、用鉛粉

病飲者用蠟殼非此莫以得快利而此人之死終由鉛粉
蠟殼非鉛粉蠟殼之能死人也人用之偏耳宋藝祖之取
周也以為當時之可患在藩鎮難制於是謀所以弱之散
之兵卒收之錢穀使之日朘月削而天下大權皆歸朝廷
弱末以強本據重而馭輕所以能享二百年之安焉而聚
天下之兵而養之以天下之財舍此無以為務而將帥士
卒弱不任用又令邊兵與禁衛往來更番其勞且費也如
歲出數十百萬之軍者公私物力為之耗屈紛紛制度支
吾不給故以天下之大常為蕞爾外夷所窺伺敢為不遜
歲徵粟帛受其侵犯莫之或拒是故宋之禍非起徽欽高
孝之世皆出藝祖樹計之日也然則藝祖之計非子曰微
藝祖之計宋何以得天下邪唯宋知其所以得不見所以
失也苟見所以失則救之於全盛之日豈為無術歟夫祖
宗之至計子孫守之不變可矣然何不思為此計者將以
防此患患去而計存計有不勝其弊者及時救之稍為變
通要不失祖宗之意乃可以全此計也嗚呼宋已不及救
之後之為宋者已為宋而得勿為宋而失哉

趙普論

吾讀宋史至趙普為藝祖畫策奪諸將兵權不動顏色其
經畧敵國先柔脆後強梗蓄力而後發未嘗不歎其智向
使普計終用則西北皆可合也藝祖已費力於太原太宗
又折鋒於燕薊終宋之世不得其志豈非善普計而不終
用故歟世之論普者皆病其佞太宗以負太祖也吾以為
非普負藝祖藝祖負普也普自微時傾意藝祖為之竭其
心力及為宰相以天下為已任其跡類專亦勢不得不然
也大臣之事君顧國家利與否而已豈可嫌避形迹脩飾
自守哉苟然韓范諸人之為是已况普於藝祖有布衣之

舊故直行胸臆奮不自顧亦其所也昔蜀人尤法孝直之專橫諸葛亮謂其翼先主規取益州宜使得少行其志夫孝直為先主取斗大之州猶得以功償罪取天下而授之藝祖之手定七姓爭奪之國以開趙家三百年之業者誰切乎因區區之謗收其權柄而抑遠之非藝祖負普而何也使普終居相位則太宗未必能取天下也何則傳天下於太宗非普意也盧多遜之言亦其證已是以自書杜后詔而付宮人藏之不欲傳播中外雖太宗未開櫃以前未嘗知有此也他日欲傳位於弟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可再誤則普知其誤久矣故傳天下於太宗非其意也如德

昭德芳之死皆係普退居之日豈其所與知也太宗自畏弟姪逼已以漸翦之獨廷美在無可除之釁顧以普元勳召復其位然後治廷美使天下謂普主此獄已得所欲乃逐去之普之復相不滿三年是太宗用普以行其志非普佞太宗也及其晚年雖得復入徒存體貌畏怯顧懼非復前日之趙普普之事太宗與其事太祖大異如此所謂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則普之心可以見焉普豈負太祖哉

張浚論

南宋之亡何所由哉由高孝之務和不務戰乎汪黃之沮
李綱乎秦檜之殺岳飛乎是皆非也張浚為之也浚有平
苗劉之功稱為賢臣高孝亦倚以為將相主戰不主和者
也而三大戰皆敗曰富平也淮西也符離也此三戰者皆
關南北興廢之機而浚身總督軍務輒致敗績使金人得
勢則二帝之喜和惡戰豈獨其怯懦哉亦懲於浚也然則
壞宋之國論者非浚而誰乎然勝敗兵家常事未可以此
嗤之也而所以致此敗者何乎浚措置失當不堪其任也
已不堪其任而又不用堪其任者富平之敗以不用曲端

淮西之敗以不用岳飛而符離之敗則以自用唯其自用是以不用人不啻不用乃擠之甚則殺之無他其才之不足而忌人之有餘也當此時將才莫若岳飛而相才莫若李綱方高宗即位知綱可用委國聽焉而汪黃沮之帝未為所搖也浚以諫官劾其募兵買馬之非高宗始惑而罷綱然未遠斥也而浚攻之不已夫綱之才至布衣之士無知之軍民以死爭其進退浚寧不知而必求其瑕庇譁而逐之豈為汪黃所惑乎抑已規望大用而忌綱出其上也其後旋復薦綱以帥江西當賊虜之衝而不肯分兵與之其意豈可測哉觀其怒岳飛致使盡忠報國之人引病歸

山其忌刻可知也且夫殺飛者秦檜也然高宗初斥檜至榜罪朝堂示不復用而浚薦之再起遂至專朝權則曰浚助檜殺飛可也然則浚何以薦檜曰忌呂頤浩趙鼎之軋已而借檜以排之也噫頤浩鼎不必足惜也如綱與飛以身係國之存亡者而浚則擠之故曰南宋之亡張浚為之也

大江廣元論

抱濟天下之才而不_下之用是士之所謂不幸也雖然用而不得其當不知不用之為幸也夫吾本不可自用矣則必求天下有力之人借其力以濟天下是之謂用人以成吾事夫苟用人以成吾事而不暇擇其人之善惡過善人可也或遇惡人勢不可中止則其所成無往不惡惡之大小隨才之高下才下則其惡小才高則其惡大以蓋世之才濟滔天之惡不為天下之戮者幾希吾於大江廣元乎見之保平以還天下大亂廣元為源賴朝所收進其計畫以致平定世以為賴朝之用廣元吾以為廣元之用賴朝也

承久之變北條泰時由廣元之策以靖其難亦廣元之用泰時也夫賴朝之起事不過欲撫父祖之舊據有一方而其下皆粗猛椎朴知効力戰鬪而已及廣元持大計往而教之始說而從之北條氏遇京師檄至欲退守八州非廣元決策天下之亂何所底止非廣元用此輩而何乎蓋廣元之才足以濟天下而不為朝廷所知也則不得不借關東之力以展之夫苟借其力以濟天下吾事成矣彼源氏北條氏一起一仆於吾何有哉是以賴家失行而不可諫實朝陷禍而不可救時政義時之謀篡竊而不可齟齬沒然中立自免於禍世不原其志所在而咎其不忠過矣吾

獨惜其所用以展其才者非其人也廣元獨非王朝世臣乎莫已知則斯已急於借人之力而不知其助盜賊也微廣元則賴朝亦一桀黠將帥而止耳何至坐讓王權如此哉承久之變流竄帝王敢行大逆亦非泰時輩所能辦待廣元附會故例處分裁決然後奉而行之爾夫業已用是人以成吾事是人之敗敗將及已故不能不竭力扶之是勢之必至無足怪者而其罪遠出源氏北條氏之上廣元初念或不及於此豈不可惜也且吾又有為廣元惜焉者夫管仲用小白使之扶周王猛用苻堅使之無侵晉廣元之才足以用賴朝泰時矣則所以駕馭箠制之使不能肆

其噬搏以陰報於朝廷者、豈為無計哉、嗚呼、豈為無計哉、

北條氏修禪學論

甚哉、異端之害於世也、吾觀北條氏之事、有以知之矣、夫北條氏、以源氏僕隸起身、共其富貴、受其恩眷、又何所不足、乃以陰賊之心、濟詭秘之計、弑而篡之、極其慘毒、不啻如鬼域而晏然處之、莫或疑、且是必有所恃焉、然也、夫佛教之來我邦、已垂千歲、而所謂禪者、昉於鎌倉、而盛於室町、其所以為教者、虛假天地、空寂萬物、木石灰燼、其身與心、於凡榮達權利之爭、美色曼聲、腴味華服之好、一無以動其念、是狷介之士、所以治其一已者也、何關於家國哉、然吾嘗深考之、知北條氏之所以安於悖逆者、盡禪教所

致也、何以言之、夫頑愚之人、不能為姦惡、能為姦惡者、必巧智者也、巧智者、其性情之感、必過於常人、今夫偷一錢於人、以一事欺人、其心必有不慊者、況君臣世契、恩義所結、不啻如手足心膂、一有所負、能恕然於懷者、鮮矣、今北條氏使其三世襲恩之君、骨肉自相剪屠、而奪其國於冥冥之中、不唯此也、其營私除害之至、終至幽萬乘之主於窮海之陬、當其無計不中、動投其志、蓋亦撫掌自喜矣、而及事過物移、身老氣衰、靜而念之、平昔豈無為怵惕、煮蒿於俯俯之間者哉、而方寸之內、結轡而不能釋然也、則思所以排遣之、於是乎、聞彼無方無碍、與世相遺之說、爽然

有以自解、曰、世之所謂君臣父子者、本出空假、而不足言、木石灰燼之相合、於我何有哉、吁、是其九世所以相授受、以為衣鉢之傳者也、其傳施及於室町氏而不絕、彼天龍之建、起於尊氏之異夢、而五刹之隆、終出於建、長圓覺之右、室町之僭竊、什倍鎌倉、蓋有所由焉、安知結伽趺坐、不為奪國篡家之捷徑也、香火喝棒、不為弑父弑君之利刃也、吾故論發之、以警世之喜異端而不察其害者、

